

漢書補注

趙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趙廣漢字子都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命祿篇趙子都明經階甲科至郎博士宋邵博問見後錄今章奏不當名趙廣

漢案國史會要本 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謙故屬朝廣漢之後也

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少為郡吏州從事曰廉絜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 舉茂材平準令補注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疾也下音胡嫁反

令六百石韋昭辨釋名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

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補注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建

有解字齊召南曰案惠紀作斤上亦作斤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建

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

本作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補注王中

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

之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下有服虔曰內臣之費幸者九

字引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

是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日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補注周壽昌曰使吏告曰若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

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

昌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

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

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

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牒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受

厲而使之補注朱一新曰受記受太守詔誡也張

傳受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

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又教吏為鉅箒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箒竹箒也如

今官受密事箒也師古曰箒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

出或箒或筒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箒音同補注何

焯曰孟康曹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筒則廣漢此法歷代施用不至

武后始行也廣漢亦祖王溫舒沈欽韓曰說文箒受錢器也古以

瓦今以竹案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

出竅滿則撲之即箒也周壽昌曰案箒從缶知是瓦為之蓋一器

工製如箒而形狀似箒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及得投書削

其主名而託曰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師古曰面相斥曰讐音居

訞祁曰相告訞疑相字上有好字廣漢得曰為耳目盜賊曰故不發

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及匈

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曰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補注宋祁曰景本有遣字學

官本云徵遣漸本無遣字祁

案徵廣漢不當便云遺若已云遺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從軍

繁複從浙本為長揚伯時云徵而遺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從軍

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已和顏接士其尉薦

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清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補注錢大昭曰薦猶藉也尉薦即慰藉亦

見韓延壽句奴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補注先

分尉薦為二義非國人褒尊人曰卿漢世遂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

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補注錢大昭曰小雅蓼蕭云既見君子我心焉兮毛傳輪寫其心也鄭箋我心

寫者輸其情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仆頓也僵音

意無謂恨也作注蓋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

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

已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先謙曰鬼谷子飛箝篇鈎箝之語其說節也作同乍異或是能立勢以鈎

之或伺候見囑而籍之案鉤若鉤取物也距與致同向書子決九
川距四海諸賦治距川史記距並作致是其證鉤距謂鉤而致之
義本明了諸說皆非也 鉤距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師古曰買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曰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補注宋祁曰郡中盜賊闊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

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

曰無得殺質就結語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

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有頃廣漢將吏到家

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告之曰京兆尹趙君

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

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半獄當善處二人驚愕又素

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

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

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贖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曰疑作調棺斂給葬具觀

行李說亦未合蓋告以棺斂葬具並豫爲調辦無煩以給別言之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

先謙曰湖縣之都亭長都猶總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

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已不爲致問亭

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已

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

反它狄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

作獄史先謙曰百官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表游徼徼循禁賊盜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曰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

莫能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楊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治所云京兆在故城南向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陰街北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縱當作蹤廣漢歎曰

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

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微天子意也發長安吏

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

囂斧斬其門闕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囂鼎所以盛酒也虛解在食貨志司馬相

如傳囂音於耕反補注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鹽鐵論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權酤是關內仍推酤也說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文子上義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

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此自遠於霍氏耳因帝善

之而遂以爲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後出

求進又年少也補注宋祁專厲強壯盛氣師古曰盛與鋒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

終已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客字

引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

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補注先謙賢父上書訟罪告

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

追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刑法部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已它法論殺畜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

婢有過自絞死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為丞相此事在七月為相剛一月先謙曰官本考證通

鑑考異云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

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

曉丞相師古曰風欲曰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

補注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

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

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補注

宋祁曰突字新本添先謙日荀犯有突字通鑑無收奴婢十餘人去責曰殺婢事丞相魏

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曰詐巧迫脅臣

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

治罪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明使者治廣漢

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先謙曰王說是通鑑亦

無罪實丞相自己過譴答傅婢出至外弟迺死補注先謙曰不如官本弟作第

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司直繫君奏京兆尹趙君脅迫丞相案蕭

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為謁者歲中累遷諫大

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是望之為司直即在地節三年趙廣漢以

元康三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遷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

蕭望之為左馮翊是其去司直官久矣作繁延壽者是

廣漢推辱大臣欲已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補注先謙曰時

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曰實擅斥除騎士乏軍

廷尉于定國

興數罪師古曰斥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

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

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

祿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

字校本添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書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是廣

漢死在元年通鑑據百姓追思歌之至今補注周壽昌曰廣漢兄

書之宣紀作二年誤

見薛

宣傳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

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

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

亂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合陽侯梁喜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

史子信等侯益光後族滅平陽諸霍亦以反誅而霍氏無遺種矣

及翁歸為市吏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補注宋祁曰百賈畏之後

去吏居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

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

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稽典錄曰上

見天下郡郎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對曰

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

法上擢拜大夫又謝承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

右儲正任中曰臣文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年曰

武兼備任所施用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補注宋祁曰

除補字上疑

有是便從歸府補注王念孫曰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

日字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御覽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

當是四字之誤周壽昌曰蓋元始時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

猶二十八縣也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地理志山

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

傳綜宣帝時地理綜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先謙

爲兩部閩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師古曰閩姓也音宏補注先謙

領也注部猶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

緱氏尉師古曰應於郡中守丞尉之職遷補

都內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大司農屬官舉廉爲弘農都尉補注先謙曰都尉即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已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

則少緩之

補注先謙曰急名謂縣令以嚴急稱者

吏民小解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

解讀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高謂罪名之

上者猶言上刑矣周壽昌云高猶極也下極者同

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

更反補注周壽昌曰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

展援

不己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己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

新東海大豪鄒許仲孫

師古曰鄒縣之豪姓許名仲孫

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

二千石欲捕者輒己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

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己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

選用廉平疾姦吏己爲右職

補注先謙曰胡注職是諸吏之上爲右職

接待己禮好惡

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

補注先謙曰負翁歸謂不舉職

治如在東海故迹姦

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

保也比音類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保上五作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

敎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

有遺託

師古曰類猶率也補注錢大昭曰託南監本闕本並作脫先謙曰官本作脫是

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右使斫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干反責曰員程不得取

扶風有掌畜令丞領注誤

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代山訓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讀之呈與程同

多爲大器

不中程輒管督

師古曰督責也補注務應員程先謙曰官本無注

極者至已鉄自剄

而死

師古曰鉄斫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爲斧或云劒鉄皆失之也

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

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

言行能騎人

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借爲謙字易釋文謙子夏作嗛云嗛謙也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曰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

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鄉治民異等早天不遂

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祠補注

曰官本祭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補注

上有其字南曰據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而閼孺亦

金吾元延元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曰得失時魏相曰文學對策曰為賞罰

所已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曰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曰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

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

糾而死故以爲喻也宜顯賞其子已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

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

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

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一切已爲聰明猶言以爲耳目潁川由

是已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已禮讓恐百姓不從乃厯

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已

禮意人人問已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已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補注周壽昌曰官卽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猶言學

舍之諸生弟子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衆人曰偶木偶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偶龍史記封禪書作木禺龍偶一作禺唐馬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以來謂爲寓車寓馬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

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

補注先謙曰胡注爭讀曰爭

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

修治學官

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宮考證云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周壽昌云學官亦謂學舍漢學校立官肇自董仲舒見仲舒傳賈京師學校也郡縣立學官始文翁見文翁傳春秋鄉社

補注先謙曰官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

本社作射是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

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

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已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

之師古曰趨讀曰趨

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

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仟伯有非常

補注先謙曰仟伯乃阡陌借字

也官本正

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作阡陌

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卽今之荆子也箠音止案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

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已

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

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

音方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

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

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曰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

之兼敬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已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

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

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補注

孫曰待讀為特乃今以久特聞謂特用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

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

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

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

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已為方春月可壹出耨耕

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高陵雖為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

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

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

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

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已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先謙

案百官志書夫職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

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補注

日自字疑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謝願已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延

壽大喜閤閤延兒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已意告鄉部有已表

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

丞已下引見尉薦補注先謙曰尉薦猶慰藉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

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望之之後尙有左馮翊彊一人

御史大夫其時延壽亦爲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謁者

左馮翊矣傳所書未核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謁者

者五人比六百石掌殿上時節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吏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補注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

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

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顏注廩主藏穀犧主養

牲皆所以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

止望之補注何焯曰嚴延年傳張晏注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望之自奏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

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即都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補注沈欽韓曰與服志乘輿金薄繆延壽衣黃紬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

龍為與倚較文虎伏軾鸞雀立衡直領也師古曰駕四馬傅總建幢李奇曰戰也晉灼曰傳著也

衣音於既反幢旌幢也榮戟也師古曰幢麾也榮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縹為之幢音大江反榮音啟補注沈欽韓曰與服志乘輿金鏤方鉉

插翟象纒獨斷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為之亦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案總即鏤也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

注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韻字鼓車歌車時車上鼓吹也師

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補注沈欽韓曰隨禮儀志鼓吹車上

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樓上有翔鸞棲鳥或為鵠形歌車

未詳或樂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樂載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樂

人所載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樂載載父之遺像前驅之器以

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

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驪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漢紀十九亦作千人案既云旁轂則不得

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作十人先謙曰續志大將軍部下有

軍假司馬此當讀部字為句馮奉世傳如滔注引漢注云邊郡置

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百官表中尉有候司馬千人西域都

護下有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屬國都尉下有丞候千人此千人皆

官名王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服虔曰

說誤歌者先居射室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服虔曰

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

師古曰咷音它釣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

者帶弓韉羅後師古曰韉弓衣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韉鞮

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滔曰簡盛弩箭也師古曰韉鞮即兜鍪也

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鞮音

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通典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弄馬蓋舞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馬盜驂則秦穆公事效爲之象百戲之始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

劍而小腹舞音注又音尋補注蘇與曰說文云鐔劍鼻也案鐔又

謂之劍口顏云劍喉義並同因其有孔總受諸名先謙曰胡注漢

制尙方主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願賃也繇讀與

有役字王念孫曰使當爲役役古文作役與及治飾車甲三百萬

使形近而誤漢紀作私假繇役吏民是其證及治飾車甲三百萬

召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

舉延壽罪眾庶皆曰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

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曰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

臣欲已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

至渭城補注沈欽韓曰左馬翊治長安有罪不就老小扶持車轂

爭奏酒炙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
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曰父言去
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已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舊夫之類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秩次於三老察廉為甘泉倉長

稍遷太僕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太僕有兩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

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

日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

日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已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褻而昌邑小

輦先遷

李奇曰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曰切諫顯

名擢為豫州刺史已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

補注先謙

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表太中大夫秩比千石

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已正違忤大將軍

師古曰令其主節復

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復減軍興之用度也

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

山陽太守

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先謙曰敞奏賀行事不足畏詳賀傳

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已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已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師古曰衰音初為反

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疇其庸引朱祁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爵

案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先謙案通鑑作疇其庸漢紀作疇其官位

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

師古曰顯與專同下皆類此

故仲尼作

春秋迹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補注蘇與曰迹猶推尋也顏訓非

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

二十歲

補注先謙曰胡注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

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

補注先謙曰通鑑隆下有盛字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

晝冥宵光

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音它了反

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

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

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已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已列侯爲天子師

補注先謙曰言朝臣宜如此官本弟作弟

明詔

已恩不聽羣臣已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已陛下爲不忘功德而

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

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

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已出

補注先謙人情不相遠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

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臣敢願

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

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

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尼羣臣有司宜各竭力

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已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

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訖計盜賊未得

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

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做愚驚既無已佐思

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

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

師古曰年穀類不孰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

補注蘇與

日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光武紀注引風俗通云官府所止皆曰寺也

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做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

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南憲王傳大

此言事有端緒也蘇與曰即猶若也一日始為端緒業與緒互相訓

奏也本書已即訓若者如孫資傳即度操季而議它事言若度操

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言虜若據前險守後隘以絕糧道也王尊

傳即不如章言若不如章也陳萬年傳即各欲求索自快言若各

欲求索自快也又云即蒙子公力言若蒙子公力也酷吏傳即有

避言若有避也又云即無勢言若無勢書奏天子徵做拜膠東相
也此類甚多顏並失注
補注宋鄭曰膠東景賜黃金三十斤做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
帝子康子寄之後

罰無已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請作謂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

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

謂尤異也補注劉攽曰下言上名尙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

天子許之做到膠東明設購

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師古曰國

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敝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

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譴告篇秦

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然則葉陽是華陽之誤彼作穆公又非先謙曰式上陽官本作音是楚嚴好田

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

竹也所已抑心意絕耆欲者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將已率二君而全宗祀也

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

反又音步丁反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進退則鳴玉佩

補注王念孫曰

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深云行則鳴佩玉歎

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內飾則結綳繆文穎曰謂衣袂結束綳繆

佩玉結固也綳音直反繆音一氣反補注沈欽韓曰組紐之屬所以

孝孟姬曰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綳繆詩傳綳繆猶纏綿

也此言尊貴所已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讀曰縱今太后資質

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已田獵縱欲為名補注王念孫

縱恣縱恣二字即指田獵言之徐樂傳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宏游

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

見上文則當為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為慾

又譌欲耳漢紀正作縱恣王父彬曰少以猶言敬以於已上聞亦

未宜也師古曰上聞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

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補注宋祁曰臣字可刪先臣倣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

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已膠東相倣守京兆尹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在神爵元年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如

霸等數人皆不稱職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廣漢後惟書守北尹京彭城太守道及霸此云數人蓋表有脫漏

師滯廢

師古曰滯也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曰問敝敝曰爲可

禁敝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

應劭曰酋長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師居

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曰爲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補注沈欽

韓曰韓非詭使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

敝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緩也

把執持也音步馬反

令致諸偷曰自贖

師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

偷長曰今一旦召詣

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

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壹

敝皆曰

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曰赭汗其衣裾

師古曰赭

赤土也

吏坐里閭閱出者

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補注先謙曰百餘發猶言百餘次重則致法輕

則行罰

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梓其字從木也

天子嘉之敝

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如清曰有可賞

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卽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二十引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長安
游微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
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虧二
尺償直五百由此得不死蘇輿曰有足
大者猶言有足多者晉專以越法言非
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漠然敞本治春秋已經術自輔補注

周壽昌曰敞蓋治左氏春秋前封事所引公
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
其政頗雜儒雅往往

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
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郡國二千石

呂高弟入守及爲眞補注先謙曰
官本弟作第
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呂罪過罷唯廣漠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

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
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京兆尹執金吾司

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
則射之有乘高燒闕者亦射之案走馬則舍駕而騎謝夷吾鄭宣

俱以舍法駕被劾於使御史驅自己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車之類也

此見其無威儀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補注王鳴盛曰南齊褚淵以展扇障日通鑑注云展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

肩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肩竹骨紙身者即此遺製先謙曰官本注車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懽應劭曰懽大也孟康

作眉是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懽懽音懽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

媚好為訓奇蘇林曰懽音懽蘇音是補注宋祁曰懽音懽媚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

也韓鄭曰懽懽懽音懽媚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補注宋祁曰懽音懽媚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

好為訓奇畜即婦也訓應為驢方言作肝郭云舉眼也依本字當如愛訓舉眼即驢視有司已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宋補注

終字或無敝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敝與定國俱已諫昌邑王超

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敝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補注先

帝更行人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補注先

為京兆九歲補注先謙曰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牀反

而倣奏獨寢不

下師古曰天子惜倣故畱所奏事不出倣

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

李奇曰絮音掣師古曰賊捕掾

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補注先謙曰卒字誤官本作賊据注本作賊下文作賊捕掾不誤

舜已倣劾

奏當免不肯爲倣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

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補注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爲後案事

倣聞舜語卽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

補注先謙曰胡注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

舜當出死

補注宋祁曰當添爲舜臨當出死倣

使主簿持敎告舜曰

補注先謙曰胡注主簿處郡閣下主文簿因以名官

五日京兆竟何如

冬月已盡延命乎

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倣謂舜所持冬月未盡僅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

冬月已盡汝果得延命乎自訓五日京

迺乘舜市會立春行冤獄

使者出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舜家載尸并編倣敎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

使者奏倣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師古曰以其事爲輕小也

欲令倣得自便利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而反補注周壽昌曰倣本罪為賊

殺不辜當從重比坐楊惲事僅免為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

者輕之令自勿輕罪即先下倣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補注先謙

一事得薄罰以免也奏所免為庶人倣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

本縣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補

邑也謙案官本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倣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

注在弛下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倣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

召倣師古曰就其所倣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及使者至妻子

家室皆泣惶懼而倣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補注先謙曰胡注治詣公書上

車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詣公車上書蘇輿云百官表衛尉屬官有

公車司馬掌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補注宋祁曰當作京

天下上事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

稱職則將有瘝黷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

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倣素所厚吏數蒙恩貨師古曰貨已臣有

音土帶反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

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

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先謙曰通鑑與一本同

臣竊曰舜無

狀枉法已誅之臣做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做拜爲冀州刺史做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

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做已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

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

之囊橐

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先謙曰廣川王海陽也詳景十三王傳後廢徙房陵

吏逐捕

窮窘縱迹皆入王宮

補注周壽昌曰縱即蹤謂蹤跡也先謙曰官本縱作蹤

做自將郡國吏

車數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爲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爲兩夏者也轅音老勢音扶分反補注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沈

欽韓曰說文椽椽也又勢複屋棟也孔晃作

做傳吏皆捕格斷頭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做白監護吏而捕之

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祁曰當作徒

守太原補注滿歲爲真太原郡清補注宋祁曰當作郡清靜周壽昌曰案

有三人補注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詣劫所諭曉之曰釋

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

綬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先謙曰朱博傳郡中清嚴延年頃

傳郡中正清趙廣漢傳京兆政清與太原郡清句例同宋說非頃

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補注先謙曰朋見薦敞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補注上曰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爲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曰爲左馮翊會病卒

補注先謙曰敞事又見郊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

補注蕭望之黃霸朱邑傳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

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

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謙曰王定國民多豪強號爲難治

敞問武欲何曰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曰柱

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鐵爲

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鷹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鷹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纔卽今方目紗也龜音山爾反卷音

去權反補注李慈銘曰一角上宜疊解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鷹二字解鷹今作解身解俗字多借字

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傲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

補注先謙曰辨與辨同

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傲孫竦王莽時至郡

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傲然政事不及也

補注何焯曰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

竦死傲無後

補注周壽昌曰竦從兄紹爲安眾侯劉崇相從崇起義誅莽兵敗死之實傲孫也宜附傳末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補注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

太守奇之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衙反

久之尊稱病去事

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

治尙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已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舊曰漢侯

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唐化而太守察韓

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

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執令如注日本西魏也屬右

東五十里轉府實雞縣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扶風縣槐里今西安府興

平縣東南十里美陽今乾州武功縣西南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補注比欽韓

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

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閭閻傳家

門無姑三世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曰兒常已我為妻如

答我補注宋祁曰尊問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

造殺戮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周壽昌曰漢

之法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先謙曰景紀顏注

下乃言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難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

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案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

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案破

也據地理志雍城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

城南雍縣即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

周之虢國東在弘農者平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弘農郡

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何焯曰尊已轉守槐里不為虢今周

壽昌曰槐里為守美陽為兼仍實任虢縣未他徙齊說是也

高弟擢為安定太守補注先謙曰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

守曰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曰率下補注錢大昕曰君謂

漢官云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

改也有如此者太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

守乃共為治者也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補注周壽昌曰後世謂趣自避退毋

無才為不中用本此

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已致千里補注宋祁曰關

內不理無已整外師古曰闢門板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

為上補注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母已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已葬矣

補注蘇輿曰言適足以致死也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

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定法篇主法令之吏各為尺六寸之符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百官直符

行衛士周廬義與此直符同丞戒之戒之補注宋祁曰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

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救之補注朱一新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

校尉主轉運事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

萬圍尊尊已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

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已尊為郡

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補注宋祁曰刊遷益州刺史先是琅

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

曰邛音來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歎曰奉先人遺體柰

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已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舉奏尊治狀遷為東

平相是時東平王已至親驕奢不奉法度補注先謙曰傳相連坐

師古曰前任傅相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祁曰王未及

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

鼠之詩

師古曰相鼠無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

高顯之地餘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尊曰

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時移於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劉歆定軍禮曰昔吳王夫差啟蛇

門以厭越越人為雷門以讓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

先謙曰會稽洛陽相距絕遠顏引流俗妄談不為典要蛇門之聞

亦微近虛誕也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

補注先謙曰言尊有敕教不得復如前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曰尊

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

師古曰顧

念也負恃也安焉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蘇與曰顧猶特也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

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

師古曰陽為好語也

尊舉掖顧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師古曰視

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

補注沈

公羊傳祁彌明呼趙盾曰食

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

又雅聞尊高

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

張晏曰太后名

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

平王后之稱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奏尊上是也太后事詳

宣元六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

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

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

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

師古曰皇后之屬官補注先謙曰不復

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而廉剛而寒強而義也 已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

內患害不已時皆奏行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而阿諛曲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補注宋祁曰越皆不道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清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

謙曰續志載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補注先謙曰會坐殿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無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清曰天子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補注先謙曰言東鄉非禮論

義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補注宋祁曰漸本作相比

詐又注文添師古曰中當動不中禮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補注吳仁

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傑曰案觀

漢以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據爾甸奴傳其生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亥狄向左所謂

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

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

為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為知禮意哉衡又使官

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補注宋祁曰行

時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補注

日此二事并言失輕重故御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何焯

史丞得目為飾成小過也丞相侯印綬天子已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迺下御史丞問狀重難也

補注宋祁曰一作刻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

御史中丞問狀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已塗汙宰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已

病免會南山羣盜劬宗等數百人

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補注王先謙曰

說文無備字當作備側輔也讀若陪位與晉音合明古本作側廣韻十七登側姓也引此傳正作側

爲吏民害拜故

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補注周壽昌曰據後公乘興上書知爲步兵校尉

將迹射士千人

逐捕

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補注錢大昭曰馮奉世傳云今發三輔河東夜農越騎迹射伏飛數者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

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已視四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獨選賢京兆尹

補注朱祁

日賢字下有行字

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

補注朱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

凡三歲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守京輔都尉王尊爲京兆尹二年免河平二年書楚州齊朱登爲京兆尹是尊

任止二歲此云凡三歲蓋總行事時數之故下文亦云三期之間也

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

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先謙曰哀帝時但爲司隸放謂尊此在成帝時司隸下亦當有校尉二字官本注末無也字

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

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

謂司隸治所非使人尊稱沈欽韓曰宋書劉式之傳為宣城淮南

二太守在任賦貲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式之召從事

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倫數百萬錢何有

況不偷耶案此則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

治所正謂使人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

京兆文不當發吏補注先謙曰司隸有督察姦猾之責故詔書下

而尊復以無京兆文也其時司隸已罷兵去節因以詔書白尊發吏

以上遇使者無禮事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補注先

奏飾詞故御史以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

外為大言劾之然而歸無

所避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

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補注宋祁曰中諸本

先謙曰暴虐謂外為大言倨嫚嫺嫌師古曰嫺古諫字也諫諍也

繫千人以上昭曰嫌南監本闕本作上先謙曰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

官本作上是無注諫諍也三字

昭曰嫌南監本闕本作上先謙曰

官本作上是無注諫諍也三字

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

官本作上是無注諫諍也三字

先補注錢大昭曰先當作免先謙曰官本作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

縣名也今補注湖城縣取其名補注先謙曰在今陝州閿鄉縣東任鄉三老爵為公乘興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

功效日著補注劉放曰日當作著字衍劉敞說同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

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海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

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適當為尊內當為南羣盜寢强吏氣傷沮師古曰沮壞也音

才放反音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

徵至問其方略寬中即上鄭寬中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

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鉏耰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

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剪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剪作酒之家補注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新本並作箭張禁

予案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箭乃安朱一新杜曰西西市賈也東市賈萬城監本作萬城是先謙曰詳游俠傳杜

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

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

衡反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先謙曰尊曰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擇說讀曰悅補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當作名將所不及補注

日此將謂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

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補注宋祁曰一靖言庸違

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

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補注宋祁曰漸本作庸韋注云韋違

也王念孫曰漸本是也說文章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

尚書酒誥薄韋農父覲觴馬注韋違行也規是其證後人依

今本尚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蘇輿曰顏既以漫釋滔矣一

說疑有誤或是慢字
毛詩蕩傳滔慢也
原其所已出御史丞楊輔補注宋祁曰浙本

曰所已謂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而惡

韓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六韜曰多言多語師古曰梓持頭也好已刀筆陷人於法

惡口惡舌先謙曰官本注而惡作惡而師古曰梓持頭也兄子閼

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持頭也兄子閼

拔刀欲劉之補注宋祁曰輔已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

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

致於罪狀補注宋浸潤加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

也陽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

也竟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吳起傳秦聽浸潤已誅良將魏信譏言

公叔害吳起呂覽為王錯所譖
已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累已

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

誅不制之賊

補注宋祁曰浙本

解國家之憂功岩職修

補注錢大昭曰岩當

作著闕本不誤先

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

補注宋祁曰江

之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

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作

之手先謙案

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通鑑亦作仇

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補注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

惡劉奉世曰瓊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許言庸遠象

滔天無所陳怨愬罪

補注先謙曰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師古曰期年也音基補注宋

孔子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日論語稱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

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遠

補注宋祁曰遠當

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

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注

宋祜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先謙曰胡注不可但已師古曰但

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可稱者與同罪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

已止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可稱者與同罪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

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補注先謙曰言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

也亦宜有誅已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愬也補注先

說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已尊為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師古曰以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

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

策祝請已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

人爭叩頭救止尊補注宋祜曰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

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補注宋祜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曰而水波

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補注宋祁曰

本英作莫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

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

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已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

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失載

坐嬰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已選爲京兆尹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代者齊宋登既東萊都尉章任在河平四年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

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

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

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

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師

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

被烏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

執糲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案

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爲博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

之被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

牛背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意也師古曰叩讀曰

仰叩頭爲健補注宋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補注宋祁曰一

祁曰叩音昂爲是木仕宦作任官

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

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解太俚蓋衍可字

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沈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素常至

欽韓曰案列女傳無可字

九令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數剛

先死者必君

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周壽昌曰我君犯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明日

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

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

時肅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巳其

罪眾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胡右扶風京兆尹

補注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爲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

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

墮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

師古曰衍衍強敏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

補注先謙曰敞傳云時時越法

緇舍有足大者贊卽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爲緇
舍赦舍音近而誤它文亦但有縱舍無縱赦也
條教可觀然被輕
嫡之名師古曰嫡古情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補注沈王尊文
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
量輕重已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韓張兩王傳四十六

終

漢書七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曰孝廉為郎

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

車戶騎三將蓋各曰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

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竇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

漢注有衛屯司馬補注先謙曰衛屯司馬亦作屯衛司馬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屯衛候司馬

者謂衛候衛司馬也衛候見馮奉世傳衛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古傳屯兵為衛故又稱屯衛司馬馮遂傳為長樂屯衛司馬以屯

衛並言是其證百官表別有衛士令蘇說誤也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

官繇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補注王文彬曰衛官謂衛尉官舍下衛官同觀下衛尉私使寬饒出則知衛官非指

衛尉屬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曰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

使行衛者也

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劉攽曰案衛司馬此文

錯亂本當云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司馬此文

衛尉部曲也

亦猶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

衛尉拜謁脫官

屬二字先謙曰下云候司馬不拜則見衛尉亦不

拜矣舊令如此

不當以意比例沈說非上言見衛尉拜此云揖官

屬於文不備

劉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

賁三令丞衛士

三丞此云官屬以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下行衛者蓋專

指衛士令丞言之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官府門上謁辭

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補注許應元曰

文說非也蓋上

謁辭閣庭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

報單是也上奏

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

尉不敢私使候

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尚書責問衛尉饒曰法令不

出則報其宿衛

之事也如說亦非

給使尚書責衛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補注先謙曰因司馬

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補注先謙曰因司馬

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正焉寬饒初拜

為司馬未出殿門補注周壽昌曰漢舊儀云衛尉

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

內衛士於周處為區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補注沈欽韓曰

區區若今之宿仗屋矣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謂之裸古謂之深衣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謙曰衛卒數漢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也

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其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補注先謙曰其讀曰

供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

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繇同供繇役及

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許司隸校尉二千石

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諂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

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補注宋

或作啖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此傳稱魏相為魏侯鄭崇傳稱貢禹為貢公司馬相如傳或稱長卿儒林傳或稱丁寬為丁將軍費直為費公召信臣傳未云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卑下之謂自詘降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補注沈欽韓曰樂記優侏儒優

子女鄭云優獼猴言舞者如獼猴正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

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補注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人補注先謙曰言忽然而更易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漸過之故多所經歷也補注

先謙曰寬饒視屋而此謂屋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長信少府已列卿而沐猴舞補注錢大昭曰少府列於九卿故長信少府亦稱列卿然其名不列於表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

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已給吏民為耳目言

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補注沈欽韓曰如瀆云雖丞相

子亦在戍邊之謂寬饒以貧故不能雇人

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

師古曰喜在位音許吏反

及貴戚人與為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上奸音干

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曰行

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

補注宋祁曰庸疑是庶字漸本作庸

愈失意不快

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

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

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補注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

爾雅云王念孫曰禦亦彊也說詳釋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故命君曰司察之位擅君曰奉使之

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

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

王之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補注宋祁曰循

一作修

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

聽之語曰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

皆明習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補注先謙曰文足曰成君之過君

不惟遽氏之高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

知吳王不可諫而不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

能止自取誅滅也可曰比之貴重之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

極也不測謂深也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

挺音吐鼎反補注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宋祁

日注文過時字疑是則字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

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補注先謙曰裁與財同寬饒不

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寤廢儒術不行師古曰曰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

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謂曰邵曰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曰官本注行作刑是又

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

百九十三引韓詩外傳

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氏曰碑也

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仰也屬讀如本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何焯曰屬當讀之欲反謂屬託也應職在司察直說是以下文直道而行多贊少與之語求之自見

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已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

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

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

字少

季琅邪人也呂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

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

曰聞何闊達諸葛

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已達諸葛故也

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

大夫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司隸校尉秩二千石

時侍中許章曰外屬貴幸

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

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已勸善武不

足已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已自效復秩臣

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師古曰卒德無已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補注先謙曰

官本奉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補注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誠臣所甘心也夫已布衣之士尚猶

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已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

師古曰溺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已灾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

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

載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顓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

補注宋祁曰免越本作勉劉奉世曰

免當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

師古曰慇音滿補注先謙曰請問賜對也

唯陛下裁幸

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財通用倭幸傳唯陛下哀憐

義同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

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解於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補注宋祁曰注文為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

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叔武

弟下疑有弟字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

被刑戮豈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曰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臣蒙被也

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虞詩進則無云補本此而為眾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

壤杜塞也沮音才汝反補注先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

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曰獲虛威朕不

忍下吏曰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曰求報

舉師古曰舉言其事已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

言師古曰前言謂整堪猛之美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

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

補注錢大昕曰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然於史家書郡縣之例未合當云河間人也以

宗室爲襄贄令先謙

日官木室下有人字

舉孝廉爲襄贄令補注蘇林曰襄贄肥東海縣也

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

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

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

補注沈欽韓曰

漢紀有王仁上疏大旨與輔同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曰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曰

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

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曰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

師古曰塞滿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

大馬里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

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人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

一說朝廷莫肯盡言臣竊傷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

諍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為亂附撈篲借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

李報德復怨今輔正以論趙氏繫此獄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

相曰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補注劉奉世曰案文則丹永皆中朝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錢大昕曰漢書稱中朝官或

稱中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為分明諸望之傳詔遣中朝

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

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驥驎叔有

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龔勝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

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

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

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
光祿勳而楊惲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
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
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
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者皆自託為腹心之臣
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驗而得也又攷趙
婕妤父之封侯在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繫掖庭獄亦當在是時
而公卿表慶忌為左將軍師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廉褒為右將
軍則在四年谷永為太中大夫依本傳推校亦當在三年此傳所
書諸人官位俱為乖舛外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云廉褒為右將
軍而褒無傳百官表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為右將軍五年免
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綰三百匹當在建始
年中為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
陶王兩事卒坐謫于長王立事免為庶人後書有傳 俱上書曰臣
事王莽雜見莽傳子康升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

聞明王垂寬客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曰狷然後百僚在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竭忠盡

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憂師古曰元首謂

字也補注先謙曰竊見諫大夫劉輔前已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

官本注未無也字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

故得拔至於此

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

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之字所本無獨觸忌

諱不足深過

補注先謙曰過責也

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

與眾共之

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與字引宋祁曰眾共之眾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問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

記及古今人表並曰爲鳴犢寶璧蓋鐸領及寶其聲相近故有不

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今天心未豫

寶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指作止

悅豫也

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

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

師古曰

所坐不著

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

姓近臣本曰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

卿曰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

師古曰亟急也

人有懼心

師古曰人人皆

懼精銳銷滅

蘇林曰與弱也師古曰音乃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與字

莫敢盡節正言非

所曰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

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其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師古

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其讀與與同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少府屬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輔獄在成帝時此共工

應仍曰考工為是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祖父

曰警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

師古曰貢禹也補注周壽昌曰貢禹稱貢公

育傳亦如此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清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

御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

喜為大司馬

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執曰革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曰三公封尚

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補注周壽昌曰喜師古曰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

者沿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補注宋祁曰心非傳字上疑有之字

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補注沈欽韓曰

鴻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案君者法天失君道為逆陽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

凶短折注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短折案土位陰違土性為逆陰

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

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

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先此皆犯陰之害也補注宋祁曰

有陽臣願已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

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案謂之檄攷工記王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王飾案也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所前奏

案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

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

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

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專同也補注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

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師古曰導惠澤

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

呼昊天者陳己至誠也皞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

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師古曰殊異也慙侍中光祿大夫

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白保大如清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

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補注錢大昕曰哀紀建平四年二

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

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

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數曰職

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

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已

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

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僊

曰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

忠辟寶爲屬

補注周壽昌曰忠爲御史大夫在建始四年

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師古曰除

謂修飾

設儲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曰固者謂再三

留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

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

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何

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曰寶爲可一府莫

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曰爲寶適可爲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曰爲不當也

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

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

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

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

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制下也作由春秋之義誅

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

師古曰縱放也

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

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師古曰墾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贖反

頗有民所假少

府陂澤略皆開發

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已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願已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已入官也

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

其田而準師古曰增錢有貴一萬萬曰上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

發其奸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

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

司馬票騎將軍如信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召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

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載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曰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曰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曰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

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補注王念孫曰日字

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卽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

十一羽族部十二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

鈔歲時部三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師古曰渠讀曰詎詎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掾部渠有其人乎

有其文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

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溱于長大鴻

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

王音意奏扈商自恐見危時溱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

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

音先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

有所問師古曰闔閭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穉季

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補注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穉季而譴他事蕭望之傳度行積思注亦訓度為越也本

傳上亦云度立而用根眾口譴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

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

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文曰懼改節之狀也文曰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眦音才睚反睚又音五解反眦又音仕解反又

前願受將命分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願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也分音胡問反直讀曰值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

韓曰司隸罷於成帝故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舛師古

舛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舛音決挑音它我當坐之上迺順指

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效力篇谷子上

呂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補注王念孫曰敦

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魚澤障候自武

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

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臣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呂塞視聽之明按尙

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

也榜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讎介師古曰言有浸潤相陷自禁

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

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呂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

相大司空

補注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思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奏故尚書僕射崇寬

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曰春

月作詆欺遂其姦心益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

師古論語稱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曰為光祿

大夫與王莽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樹郡上黃

龍游江中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二十七同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

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

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

曰邵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列子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

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

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朝廷美事也

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竇道吏迎

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曰奏竇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

日就問竇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

之言也師古曰諄眊竇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

中錄舊德臣曰竇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項邪之縣也

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直之傳故建武中錄其後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繼也言承繼故事也

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此傳案師古曰踵猶繼也言承繼故事也

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繼也言承繼故事也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曰衰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

邸曰墳萬方師古曰墳音竹勿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潁川太守哀帝卽位已高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巳給其養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巳本臧給末用不巳民力其浮費師古曰共讀曰

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

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十三年傳所孔子曰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所

已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補注宋祁曰私恩微妾而僻當作辟

已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共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契與擊同非契缺之義周壽昌曰晉說是也契卽挈也說見溝洫志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已廣驕僭非所已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曰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

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古

日說讀日悅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

師古曰賈讀日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

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

止隆位九卿既無呂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

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曰露奏也

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

師古曰錯音干故反爭求

之名自此始無呂示百僚傷化失俗呂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前曰徵定陶

王使在國邸也

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幕與隆交隆不

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

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

玄自典考之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

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

為中太僕

補注先謙曰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

丁亥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

崇者為河內太守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哀帝建平三年尚書令承郡趙昌君仲為少府一年為河內太守是昌已

前列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曰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補注周壽

昌曰平輿汝南縣平陵縣屬右扶風注平陵當作平輿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

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父爵邛成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

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

造門上謁

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

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曰時歸

師古曰單外言

在郊郭之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壻當是使女所也冢

嫁之夫如師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並具

知之曰非已時

補注先謙曰非已在任時

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

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補注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

度其為變儲兵馬已待之

師古曰儲預備也度音徒各反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

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

師古曰諸官書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

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召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補注周壽昌曰

牽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

寺不必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

九卿矣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

失林卿遁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

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

日署謂書表其事也

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謹曰為實死

師古曰謹謹眾議也

謹音許

成帝太后曰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

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目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

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

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曰柔弱微必遇剛猛

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僇僇也仆顛詡至拜為樂

俗使者文類曰宣美風化使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化作者補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

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字宣君領謂兼官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

罪之並為太守故辭鍾廷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過是廷尉免冠為弟請一

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補注何焯曰廷尉典

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

款多畜賓客曰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

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

部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

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

得其頭已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持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

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

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

疾病召丞掾作先令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

當得法賻勿受如清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音附葬為小椁賻音附容下

棺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棺之謂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擬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

也賻音附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已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官司隸校尉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

國之司直無已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補注先謙

日官本注若采王生之言已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

雖云狂瞽有異志焉

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奇志謂其異於常人也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

曰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

孟康曰汙

下也師古曰母將陸為冀州牧與史立丁玄其奏為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補注何焯曰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

解故止

孫寶橈於定陵

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滔于長託而不治杜群季也橈音女教反

況俗人

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益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終

漢書七十七